

称谓不单单是一个指称事物的词语,称谓里有立场,有态度,有情感,也有个性修养。

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《我的叔叔于勒》是揭露金钱关系之下人性沦落的小说。于勒海外捞金未果,穷愁潦倒,兄嫂如避瘟神。面对“又老又穷苦”的于勒叔叔,“我”心中默念道:“这是我的叔叔,父亲的弟弟,我的亲叔叔。”刻意突出的称谓蕴含了对“父母”势利冷漠做法的谴责,也流露了“我”对于勒叔叔的同情。

有些人称代词的运用,也能体现情感表达功效。魏巍《依依惜别的深情》一书中有一篇《再见了,亲人》,文

中对小金花、大娘、大嫂三人的称呼都是第二人称:“您”和“你”。运用这一称呼,仿佛当面的呼告,这样才能抒发“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情谊”。

当下不少小夫妻互称“老婆”“老公”。乡间老人叫老妻为“老婆子”,无可厚非,果然是老嘛!年轻人也这样称呼,戏谑意味很重。也许可以认为,随着词语固化,这里的“老”已经

称谓

杨华成

演变为一个词头,实意已经虚化。但即使如此,这个“婆”字还是老年女人的代称。至于“老公”,相传最早出现于唐代,民间对宦官阁人的俗称,如今称自己的男人为“老公”,那是什么意思?是说他老,还是说他无用,还是又老又无用?

甚至初恋的未成年人也“老婆”“老公”地叫起来,这是连婚姻的门槛

都拦不住了。没办法,他们就是这样的不羁和张扬,个性无边。当然这样早早锁定身份,或许别有用意:此人我已盖戳,旁人勿近。

近来听到一首歌,歌名《公子向北走》:“小女子不才,未得公子青睐,扰公子良久,公子勿怪……”女子自称“小女子”,称所恋为“公子”,显得矜持,也有江湖古典味。但表面的疏离里,却深藏千转百回缠绵旖旎:“愿你三冬暖,愿你春不寒,愿你天黑有灯,下雨有伞……”

这首歌有不少版本,我下载了西彬演唱版的,觉得最好。声音略含苍哑,细听都是落寞,听着听着,不觉情感破防,心疼得不行。

茂顺

孙秀斌

1970年代,我和茂顺是工友,那时我们在同一家工厂工作,住同一间宿舍,他是车床工,我是浇铸工。宿舍里还有四位工友,来自好几个车间。我们住在一起,度过了多年的快乐时光。

茂顺长我五六岁,个子不高,皮肤白净,身材略显单薄,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。那时我们都未成家,毫无牵挂,茶余饭后,工友之间总爱开个玩笑,打打闹闹。由于茂顺为人谦和,谈吐文雅,且又身体羸弱,有时工友们嬉戏打闹时总爱欺负他,为一件区区小事逼他“就范”。然而这时茂顺性格里刚毅,坚韧,不服输的一面就会显露出来,他认为自己对的就绝不妥协,有时胳膊被人拧在后背,痛得龇牙咧嘴也不示弱。毕竟是闹着玩,工友见他如此倔强,也只得作罢。

茂顺吃了亏,受了皮肉之苦,但他从不还击,也不记仇,依旧一副菩萨心肠。相处多年,从未听到他在背后议论他人是非。他知书识礼,温文尔雅,从不爆粗口,更没有野蛮和粗鲁的举止。

时间长了,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。茂顺是一名老高中生,对于我们这些初中都未上完,直接就分配到工厂的人来说,他可是高学历了。但由于在特殊年代参加红卫兵的原因,因而他在就业时受到挫折,尽管他饱读诗书,可也无处施展,直到三十多了才结婚。

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大概有两三年时间,后来宿舍调整,我们不再一起住了。又过了几年,听说他调走了,调到一所学校当老师去了。闻

讯后,我真为他高兴,并在心中默默地祝福他。茂顺的调动启发了我,从那时起我也爱上了文学,发疯似的写诗,经过几年磨炼,由于小有成绩,后来我也调到一家新闻单位工作。至此我和茂顺再未见过面,也无他的音讯。

缘分这东西好奇妙,冥冥之中,有时感到是上天在刻意安排。1990年代初,女儿考入市里的一所重点初中。有一天她拿出自己写的作文让我看,说老师的评语写得可好了。她还说她的班主任上课时十分认真严肃,而课余时间却很随和,属于那种“望之俨然,即之也温”的人。班主任叫什么名字?张茂顺!女儿脱口而出。他是不是个子不高,长得挺白净?我描述了一番他的容貌,结果和女儿全对上了号。还真是他呢,没想到茂顺是我女儿的班主任,真是无巧不成书。

后来我去茂顺的学校和他见了面,老友相见,格外激动。老师们是集体办公,尽管茂顺是教研组长,可也没有单独的办公室,一番叙旧后,我没有久留,我知道茂顺这个人从不搞拉拉扯扯之事,因而也没提出聚餐小酌之类的想法。那时就想女儿跟着他学,放一百个心。

后来女儿升入高中,又上了大学,研究生,也就没再和他联系,那时就想茂顺这个人命运多舛,如今有了一份满意的工作,老大小才得子,让他好好享受一下人生吧,别再去打扰他了。

再后来女儿到外地工作,我也随之到了外地定居,就更没有他的信息了。大约七八年前,女儿回家后说,她昔日的班长在同学群里发讣告,说他们的班主任因病医治无效去世,号召大家捐点款,张老师的儿子还没有工作,家里并不宽裕。听此噩耗,我的心里一惊,茂顺才六十几岁啊,怎么就走了呢?早就听说他抽烟挺凶的,是不是这些年光顾教书育人了,却忽略了自己的健康啊。我对女儿说,你可要多捐一点,我也算一份。

斯人已去,不胜唏嘘。我就想告诉天堂里安睡的茂顺老师,你当年曾经教过的一位工友的女儿,早已手执教鞭,站在大学的讲台上,她没有辜负你的期望啊!



千堆雪 汤青 摄

初夏

施训洋

还在留恋那一树樱花,还在陶醉于梨花似蝶,香樟树的新叶早已绿得发亮。春,已渐行渐远。伴着夏的临近,蛙鸣似鼓点,时而急,时而缓,急如狂风,缓似柔波。

五月,天愈发亮得早。晨曦中,无意瞧见窗外的水塘铺上了一片一片新绿。不用猜,那一定是新发的荷叶。眼前顿时浮现出去年盛夏的情景,碧绿的荷叶一望无际,朵朵荷花亭亭玉立,轻风拂过,绿波荡漾,荷花好似舞者,在绿毯上翩翩起舞。

我想看得更清一点,于是凑近窗户,踮起脚尖,却依旧朦胧一片。

走出房间,香樟树上几只起窝的鸟雀扑腾得正欢,抖动一树的枝叶。叽喳喳的鸟鸣,欢快而有力量。不觉迈步向前,万道霞光从水杉树的缝隙里挤出,将校园的花花草草都染上了红色。

我朝着运动场走去,眼前瞬间闪过一道光亮,眯着眼,慢慢抬起头,朝光亮一瞥。看清了,太阳升起来了,它早已跃过水杉树的头顶,光芒四射。整个校园都镀上了金色,瓷砖外墙闪闪发光。

校园里顿时热闹起来。樟树、水杉、小竹林,到处都有鸟的影子。我站到了运动场的平台上,微风拂面,夏虫啾啾。看清了,一片青绿,果然是荷叶。放眼望去,一大片、一大片,满是。

荷叶大多浮在水面,叶片上闪烁着隐约的光,像宝石散落其间,那是一粒粒细小的水珠在滚动。

最惹人疼爱的要数荷尖,远离

荷叶,独自挺立在水中央,像极了身姿绰约的少女。

多么美妙,我四处寻找,寻找那一只专属荷尖的蜻蜓。眼眸定格在最近的一处荷尖,一只小红蜻蜓静立其上。我想,它也许刚出生不久吧!

我不禁放开喉咙高声吟诵: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“扑通”,顺声看去,一只青蛙从水里探出小脑袋,水面泛起涟漪。扭转头,青蛙早不见了踪影,水面泛起更多涟漪,我愈发惊奇。细看,是一尾尾鲫鱼张嘴巴吐着泡泡,正享受这初夏的安逸。我的目光随着这一群游鱼缓缓移动,蓝天、白云、荷叶、蜻蜓、青蛙、游鱼,与这碧绿的水面浑然一体。这不正是大自然亲笔勾勒出一幅绝妙的山水画卷吗?

隐约间,这荷塘升腾起一股生命的光。荷的绰约,蜓的羞涩,蛙的憨实,鱼的自在,一切都那么温馨而又婉约。

这浮在水面的荷叶,承载着多少岁月轮回。秋的枯萎,冬的残缺,春的新生,夏的旺盛。守住这荷塘,何尝不是品读人生?

看着这些摇曳的荷叶,我仿佛看到了那细长、雪白、脆嫩的藕带。春末夏初,正是藕带上市的季节。藕带可以生吃,也可以小炒。刚出水的藕带,白嫩细长,轻轻咬上一口,满嘴清香,甜味悠长。切成丝,素油清炒,撒几粒细盐,搁几片青椒,无比清脆。

我沉浸在这美妙的世界里,直到琅琅书声传来,方如梦初醒。这荷塘,这书声,都是我的最爱。

